

老母ê回想

口述◎張錦玲 整理◎鄭雅怡

V

空襲、疏開、228、 白色恐怖kap 424 事件



4. 小弟文祺和海外台獨運動、424 事件 (下)

有關文祺á ti美國做台獨ê代誌，góa大概攏是tùi一位天主教ê序大許月華（伊時常掛in ang ê姓，自稱「鐘月華」）聽--來ê。初入天主教，koh再行洗禮ê時，伊做góa ê代母（教母）。後來góa ê囡仔稱呼伊「代祖」，這續變成做伊ê別名。「代祖」ê老爸原籍福州，伊tùi台中女中出業了後，和出身高雄天主教望族ê鐘電結婚。鐘電原本姓江，細漢hō鐘--家pun去做養子，伊ê兄哥鐘宗廟bat做高雄市議會議長，是goán二兄ê丈人，所以goán和「代祖」mā算是親chiâⁿ。「代祖」做人親切、熱情，goán iáu是天主教ê「新教友」hit時，ka-chài有伊kā goán招呼。Goán兄弟姊妹和chōe-chōe教會ê學生、青年時常去in-tau聚會，sòa和伊ná親人一樣。

1960、70年代「代祖」in全家申請beh移民去美國，所致伊不時tiòh美國、台灣來來去去。伊講bat ti美國見tiòh文祺á，看伊穿kah破làn破sàm，雙手磨kah粗pê-pê，ká-ná做粗重ê khang-khòe teh度活，生活不止仔困苦，tú好遇tiòh故鄉來ê親chiâⁿ、序大，大概是想tiòh ka-ki bē-tàng轉來台灣，目箍續反紅。「代祖」看文祺「落魄」kah這地步，m甘káh，續kā伊罵，是按怎m繼續讀博士班，beh「不務正業」舞革命，舞kah家己chiah-nih-chiâⁿ狼狽？Aih，革命者ê思維恐驚m是kan-ta求個人平順、死了chiūⁿ天堂ê眾生ē-tit-thang了解--ê。

總--是iáu是有人肯定文祺á ê所行。有一擺，goán

老爸去看一位身體欠安ê朋友，講tiòh文祺á ê情形。這位病人倒ti眠床頂bē講話ah，猶原koân-koân比伊ê大頭拇。

Chêng 1965年文祺去美國，一直到1989年伊chiah有thang倒轉來台灣。有幾ā冬，可能是424過了hit站，伊和厝內斷絕連絡。過chiok久以後，goán chiah知，伊bat ti美國tú-tiòh大車禍，鼻骨chih--去，面也tiòh傷。尾後伊ká-ná tùi瑞士áh-si另外一個歐洲國家寄伊ê siōng來。看相片中伊掛烏仁目鏡，規粒頭電kah khiū-khiū膨膨，頭髮留到肩胛頭，koh留一把膨獅獅ê hô-chhiu，goán老爸險險á哭--出來：「Góa ê囡仔哪會變kah按呢？」

續接一站文祺á講伊真痛苦，想beh去做神父。M-ku路尾手伊猶是結婚，搬去瑞典khiā起。Hit段時間goán爸母和加拿大ê大兄teh通批，全暗號--liáu-liáu。警論講，in若寫「goán-tau ê羊仔生羊仔囡，是母--ê。」可能就是teh暗示，大兄抑是文祺á生一個查某嬰。

424過了，goán二兄beh出國，kiám-chhái為tiòh文祺á牽涉台獨，soah無siáⁿ順序。Hit當時二兄ti高雄醫學院teh看患者兼教冊，武田製藥廠tú好teh贊助高醫ê醫生出國研究。Goán二兄申請去日本進修有通過，總--是伊申請護照soah久久無下落。聽講，二兄有請伊ê丈人和伊做伙去拜訪一位將軍。一下見面，這位將軍就phih-pheh叫直直罵，講lín-tau發生啥mih代誌lín ka-ki知，koh à二兄寫悔過書，m-ku hō伊拒絕。是講，koh過一站，護照soah發--落來，二兄終歸尾thang好去日本一、兩冬。這層代誌文祺á後來接受訪談，也有提起，記載ti《青春·逐夢·台灣國：開枝》這本冊--nih。

2018年goán大漢查某团koh問goán二兄，電話中伊一再強調，當年伊申請護照無hông刁難，和424也無關係。「二舅，我了解lí ê意思。」Goán查某团無愛koh kā年老ê長輩勉強。二兄結婚了和goán父母tòà ti新樂街幾ā冬，厝內ê代誌照講伊是goán兄弟姊妹中間上蓋清楚--ê。

有tang時，góa問goán大姊家族ê歷史和goán囡仔時ê代誌，伊chhiang-chhái應講：「你問這beh創啥？」「講，你也m知。」台灣早就解嚴ah，m-ku台灣人ê心肝內好親像猶teh戒嚴，猶koh有政治kim-khi（禁忌）？

是按怎國民黨後來肯發護照hō二兄？這和天主教ê外籍神父是m是有關係？Hit當時goán爸母攏去鹽埕埔建國四路ê天主堂彌撒，hia ê美國籍神父有幾ā個，in破病ê時就來hō goán老爸看，tàk-ê時常開講。此外，德國籍、西班牙籍ê神父mā tiāⁿ-tiāⁿ來看病兼話仙。二兄護照thēh-bē-tiòh hit站，goán老母bat「放話」，講hiah-nih chōe外國人攏ti chia，國民黨敢beh按怎？照goán老母所講，伊也bat kā來goán-tau「食茶」ê特務「chhiàng」：「若m hō goán去（日本），人會感覺奇怪！」

有一擺，可能是góa和老母坐ti goán-tau ê飯桌á細細聲teh講chiah-ê代誌，hín讀小學ê大漢查某团tú好經過，hiōng-hiōng越頭對goán講：「以後góa mā beh像án-ne！」老母和góa攏驚一tiò，緊吩咐伊出--去m-thang亂sú講，「囡仔人有耳無嘴。」

Koh過幾ā冬，有一擺goán老母寫批áh-si寄物件去瑞典hō文祺á，寄件人欄位伊m寫ka-ki ê住址，soah寫góa-ê。知影了後，góa chiâⁿ受氣，kā伊抗議：「Góa mā有囡仔beh栽培neh！」我ē-tàng理解，goán老母想beh掩護海外ê hāu-siⁿ，也想beh保全ti台灣ê hāu-siⁿ和「內孫」。M-ku伊án-ne做對góa和góa ê家庭無公平。平平是老母，我mā會煩惱，góa ê囡仔是m是會因為這一絲á「台獨」ê牽挽，來影響in ê前途，甚至損斷in ê安全？查某团、「外孫」mā是親骨肉！Góa ê憤怒bō-tiāⁿ出在做老母ê私心。總--是ti白色恐怖期間，人性和親情因為國家暴力ê長期壓迫來扭曲、變質，人kap人中間續變kah現實、冷淡、無情，彼此失落信任。這種心靈屠殺是被殖民者ê無奈和悲哀。

連親情也bē靠--chit ê時，kiám-chhái kan-ta ē-tàng謙卑承認人ê罪性和軟弱，全心仰望、信靠上帝ê救贖。❖（全文完）

那 teh 褪色 ê 【台灣俗語話】

◎李南衡

日頭赤炎炎，隨人顧性命！

Jit-thâu chhiah iāⁿ-iāⁿ, sùi-lâng kò sèⁿ-miā!

福伯看我入去in厝tiòh喝講：「日頭赤炎炎，隨人顧性命！（Jit-thâu chhiah iāⁿ-iāⁿ, sùi-lâng kò sèⁿ-miā!）」我問講：「Chit句台灣俗語話是啥意思？」福伯解說講：「平常時你兄我弟，ná-chhiuⁿ感情誠好，一旦抵tú-tiòh危急、抑是牽涉tiòh重大利害關係ê時，各人有打算，隨人顧家己ê性命kiah要緊。」

我問福伯講：「你無代無誌，ná-ē講chit句俗語話？」福伯應講：「是世界大代誌那會無代無誌？Ûi 舊年2月24俄羅軍入侵烏克蘭beh成個月，戰事並無俄羅預定hiah順利，ē-sái講是損失慘重。3月18，美國總統拜登（Biden）kah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視訊會談，拜登總統特別吩咐中國絕對bē-sái軍援俄羅，若違反會受tiòh嚴厲ê制裁。天賜chiah好ê藉口，習近平歡喜kah bē曉講。」

福伯講：「2022年初hit陣我tiòh kā你講，北京舉行冬季奧運ê時，俄羅總統普丁專工拚去北京kā奧援，兩人發表聲明講中國kah俄羅ê友誼無上限、是透天ê。事實上，俄羅對烏克蘭ê侵略戰爭，中國抑是習近平，攏干單唇皮人情會出ê nā-niā，實際上軍事抑是經濟支援俄羅是絕對無可能。你hit陣問我是啥物原因？我講，俄羅入侵烏克蘭，包括美國在

內ê北約國家，攏支援烏克蘭各種上新ê武器kah裝備，俄羅一人拍眾人，對中國來講，兩旁所燒掉ê錢愈來愈濟。上好是兩旁攏拍kah淒慘落魄，兩旁ê損失愈慘重愈好。橫直戰場離中國遠遠，完全bē受傷損失。戰kah體質虛弱ê俄羅，戰後仔中國ê頭前變作是『細漢ê』，出在中國差派。到時，俄羅逐項代誌攏tiòh看中國ê頭面。

舊年9月以後，烏克蘭部隊仔東北部kah南部發動強力反攻，俄羅兵敗那像山teh倒，初五才講收復失地有2,000平方公里，無兩工講已經收復4,000平方公里，9月14講收復6,000平方公里。6,000平方公里，差不多是宜蘭縣加基隆市加新北市加台北市加桃園市ê大細。過一禮拜講已經收復8,000平方公里。

俄羅總統普丁想tiòh上好ê朋友中國。9月16，習近平去中亞參加『上海合作組織高峰會』，普丁趕緊拚去kah習近平見面，希望習近平開嘴支援。習近平講啥攏無報導。唯一ê消息是普丁講，習近平對烏克蘭戰爭有表示關心kah擔憂。」我問講：「按呢nā-niā？」

福伯笑講：「當然是按呢nā-niā。日頭赤炎炎，隨人顧性命！俄羅總統普丁是大失望kah侮辱。轉去了後，隨時宣布9月22至29『西伯利亞力量』管道對中國供應ê天然氣暫停，理由是檢修。kōaⁿ--lâng iáu bē kòe，看中國按怎反應。你m驚我死，我ná-ē驚你無命？」

照按呢看，「日頭赤炎炎，隨人顧性命！」chit句俗語話猶會流行一站。❖

古荷蘭語(倒列)和新港語(正列)並列馬太福音/維基

台文歷史小說



對鹿林內傳來ê呼聲

◎黃俊誠

人生ê回鄉路

◎錢信哲

Ta-lian ê png-á-chhiū,
 Thng bê-lòh sim-koaⁿ-thâu ê kòa-liām,
 Bî-bí-á chhoe ê sng-léng-hong,
 Kiò-bê-cheng-sîn lúi-chek ê thiám-thâu,
 Chhoah-lâu ê khe-chúí,
 Mã sé-bê-chîn chèk-bòk ê mî-áu.

Nng-jip lòk-kô-á-moài ê kha-in,
 Chit lō kiáⁿ-lâi iū-goân chiah-nī-á tēng-táu,
 Pòh-li-si-á ê hong-chhiū soah-lái
 hiōng-hiōng thòāⁿ-khui.

Âng-hiā-chhù, Phēⁿ-á-chhân,
 Lâu-chúí-gû, Tek-ûi-á,
 A-má cháp-liām ê siaⁿ-kù,
 Iáu-ū tēng-á-kha khùn tiām the-í tēng-koân
 a-kong ê hēng-iáⁿ,
 Bô-gí-gō,
 Siàu-liām ê hong-chhiū m̄ bat lí-khui,
 Táp-táp-tih-tih, tēng-tēng tháh-tháh,
 Su-su iū liām-liām. ❖

當西方文化 tú-á 開始衝擊福爾摩沙這 tē 太平洋上美麗島嶼 ê 時, tō kah 島上 ê 原住民文化 pēng-chhut 美麗 ê hé-kim-chhiⁿ. 主後 1622 年, 荷蘭為 tiòh 擴大 kah 東亞 ê 貿易, 占領今仔日 ê 南安平, kiàn-llip Zeelandia 城 (熱蘭遮城)。三冬後, iū-koh 用 15 tē 棉布向新港社原住民換 Sakam (赤炭), 成立一個小城市。荷蘭人降伏附近 ê 原住民部落了後, 開始 kah in 和平倚起。荷蘭 ê 宣教師甚至用羅馬字教西拉雅族書寫 in 自己 ê 語言。對按呢, 台灣 ê 原住民開始有這款用拉丁字母做基礎 ê 上早文字——新港文書。

翰安東是一個 25 歲單身 ê 荷蘭宣教師, 1650 年 joah-thiⁿ 受荷蘭歸正教會總會宣教師部 ê 差派前往遠東福爾摩沙 ê 新港社, 伊 beh 協助已經 tī 當地設立教會 ê 尤羅伯牧師 kàu-tō Si-lá-iah (西拉雅) 族人讀聖經。Tī i kàu-tē 福爾摩沙以前, 翰安東已經 tī 雅加達東印度公司總部用羅馬字學習兩冬 ê Si-lá-iah 語, 伊這擺前來 ê 任務, 一方面是 kàu-tō Si-lá-iah 人學會曉書寫新港文書方便教化, 一方面進行伊 ê 傳教事工。

八月初六這一工, 45 歲 ê 尤牧師駛馬車到熱蘭遮城港口去 giáⁿ-chih 翰安東。In 兩人見面互相握手請安, 翰安東行 ká 李 khng-tiām 馬車後壁面, 上車。

「感謝主 ê 保守, 今仔日 bô tú-tiòh 風颳。我來遮 beh 二十冬, 逐冬 tī 這個時陣 lóng 不時有風颳。」尤牧師 ná 駛馬車 ná 講。

「Hèⁿ! 我 tī Batavia ê 時陣就 tú-tiòh 這款東南亞海域 ê 風颳, 好佳哉我這 pái tī 海上 bô 去抵--tiòh, 風靜湧平! 若 bô 就費氣了。」翰安東笑 leh 應講。

馬車經過 thian-thòh ê 路段, 來到新港社 ê 禮拜堂。尤牧師指教堂邊仔一間柴厝仔講「這就是你 tòā--ê 所在。邊仔彼間是我 tòā--ê。」

翰安東 kōaⁿ 行李, tòe 尤牧師入去伊 beh tòā ê 房間, 尤牧師 tī 伊 ê 眠床拍開一片柴板仔。翰安東看 tiòh 一支火銃 kah 一寡銃子。尤牧師對伊講:「這是在你 ê 安全設想。十冬前, 有一個心內怨恨 ê Si-lá-iah 少年人 giáh 刀入來, ká 培力牧師創死, 所以, 我想 leh, 咱上好有一寡仔武器 thang 來 ká 遮个 pòk-tô hè-kiaⁿ。」

尤牧師接 sòa chhōa 伊 kiáⁿ khi 宿舍邊仔 ê 另外一間柴厝, 伊真驕傲 kóng:「干治土牧師所起做 ê 禮拜堂以外, 這間青年語文學校是我經手 ê--tàng 榮光主 ê 建築物, 通過伊, 我帶領上千个 Si-lá-iah 人歸主。這 mā 是你以後週間做工課 ê 所在。」翰安東看遮个椅桌, 用充滿期待 koh 感恩 ê 心面對未來 ê 挑戰。

Tī 語文班內面有一个生做清秀、學習認真 ê Si-lá-iah 女子名號做貝拉。有一擺貝拉問翰安東講:「馬太福音書 lái-té 耶穌是按怎會講『hō 人和好 ê 人, beh 稱作上帝 ê 囡』咧?」

「Hèⁿ, 因為上帝愛人好好 á tau-tin, koh khah 愛 hiah-ê hō 人好好 á tau-tin ê 人。」翰安東 ná 回答 ná

him-sióng 伊 ê 智慧。

「貝拉, 妳今年幾歲?」

「我 mā m̄ 知影, 應該是 30 á-si 是 35 歲!」

翰安東知影 Si-lá-iah ê 曆法 (當時 Si-lá-iah 人無節日、無年曆、無文字; in 計算時間是用月圓做單位, 一擺月圓算做一個月, 十個月算做一年; 時間一久, in mā 袂記得家已幾歲), 講:「在我看, 妳今年是 18 歲! 我認為妳是 thian-chài。」翰安東按呢講, 兩個人 lóng teh 笑。「我發見妳 m̄-niā 聰明, iáu-koh 用功。逐禮拜兩節 ê 課程, 妳 m̄-niā 無欠席, 逐擺留下來學習 ê 時間 mā 比其他 ê 同學 kha 久。」

「講實在, chit-má 熟--人不時有目 nih 久 ê 青狂雨, 阮 tòā ê 用茅仔草鋪 hām 竹仔所起 ê 厝 tiāⁿ-tiāⁿ ê lâu 雨。我猶是 khah ài 來恁這間柴頭起造 ê 學堂, tī 落雨天, 我 m̄ 免閣再忍受滿四界 ê 積水。」

「講妳聰明, 妳 koh 真正有影!」翰安東看貝拉, in 兩個人 iū-koh 開始笑。

按呢, 貝拉繼續參加逐禮拜女班 ê 學習。翰安東 mā tī 上課 ê 時講伊 ê 家鄉荷蘭 ê 文化 hō 逐家熟識, 學生仔聽了有欣羨 kap 渴慕。總是, 閣過幾個月了後, 貝拉直直欠席, 翰安東問坐貝拉隔壁 ê 女同學吉娜:「你敢知影為啥物這 chām á 貝拉 bô 來上課?」「聽講是 in 老爸 m̄ 准伊來。」吉娜應講。另外一個女同學克利也 tē-chhiú-bé:「In 老爸是阮部落 ê 長老, 最近聽講阮庄內有一个號作洛薩瓦 ê 人到 Provintia (普羅尼遮城) 作生理, 洛薩瓦看 tiòh 荷蘭 ê 馬車 tō 感覺真 kah 意, 心內想講 nā ē-tàng 買落來載物 m̄ 知有外好, 對 án-ne 問 hit 隻馬車 ê 主人敢願意賣。洛薩瓦原底 kah 彼个荷蘭人講好, beh 用四 tē 鹿仔皮來作交換, 總是, 洛薩瓦 hō 伊四 tē 鹿仔皮了後, 彼个荷蘭人 kan-ta 伊 hō 車 bô hō 伊馬。彼个荷蘭人講:『馬 iáu-tiòh 用六 tē 鹿仔皮來換。』你知影阮這族 bô 飼馬, 洛薩瓦無法度, 姑不將 koh chah 六 tē 鹿仔皮去 kah 伊換馬。轉來了後, 洛薩瓦聽講邊仔大目降社 ê 都卡那, 用四 tē 鹿仔皮換一組馬車轉--來, 馬少年 koh 有力。貝拉 ê 老爸 tī 庄內公開罵蕃仔 bô 信用, 攏是騙仙仔, 叫貝拉 mài koh 來上課。」

幾禮拜後 ê 一个暗暝, tī 翰安東準備 beh 咽 ê 時, hiōng-hiōng 聽 tiòh khin-không kiò lóng-mng ê 聲。

「緊! 緊! 緊開門。」翰安東知影 che 是貝拉 ê 聲, 應:「啥物代誌?」翰安東趕緊對眠床上起來, 穿一領 siat-chuh 就去開門。

「我 ê 老母一直 teh hoah 腹肚疼, 疼 kah 跪 tī 土跤, 我 ê 老父走去問 ang-î-pô, ang-î-pô 講可能是林間 ê 魔神仔作怪, chū-án-ne 來阮兜替她作法。Ang-î-pô 離開 ê 時, 我 ê 老母 ná 親像有較好, m̄-koh chit-má 伊閣開始腹肚疼, phēng éng-pái khah 厲害, 阮攏 m̄ 知影 beh án-chóaⁿ。」

「敢是食 tiòh 啥物歹物? Sió-tán 一下。」翰安東 oát-tng-sin 打開 tú-thoah, théh 出一罐小藥罐仔, 就 tòe 貝拉到 in 兜。

貝拉 ê 厝是 chit 間船型 ê 竹仔厝, 貝拉 ê 老母 iū-goân 跪 tī 土跤哀。翰安東叫貝拉去 théh 一張紙來, 將紙



九如百年夫妻樹

崎仔頭赤子

倚三塊厝圳溝邊, 聽
 年輪一層一層一直疊起
 是按怎恁, 猶原閣遮爾仔青
 為啥物阮留下皺痕 kah 固執

樣仔酸, 龍眼甜
 酸甘甜啊酸甘甜
 因仔時甘甜 ê 記持
 迢迢伴
 一个一个無看見
 千焦你
 倚並身軀邊, 對相百若干

樣仔酸, 龍眼甜
 酸甘甜啊酸甘甜
 跔跔跔手
 心肝嘍嘍惱
 恬靜付出溫柔
 猶未學會曉開喙, 我愛你

註: 龍眼婆約 160 樹齡、樣仔公約 100 樹齡, 倚屏東縣九如鄉三塊村三多路 300 號頭前。

thiah 作八 tē, ká 藥罐仔裏面 ê 藥粉攏倒一 sut-á tī 紙頂面, koh 將紙 áu 作一包一包。

「這是針對腹肚痛 ê 金屬離子 ê 化合物, 妳叫伊逐工 tiòh 食四包, 配燒水吞落去, 日頭到東樹頭 ê 時陣食一包, 透中晝 ê 時陣食一包, 日頭到西樹頭 ê 時陣 koh 食一包, 最後, 月娘 tī 頭殼頂 ê 時陣 tiòh koh 食一包。先食兩工 ê 藥仔看 m̄, 這兩工 mài 食任何物件, beh 去 sái-hák 儘量去無要緊, 有淡薄仔 iau 先 jím leh. 兩工後 koh 看講敢有小寡 khah hó。」翰安東講煞, 看 tiòh 貝拉 teh tím 頭, 伊就轉去。❖ (待續)

漢文與新港文並列的新港文書，1784年／維基百科

台文歷史小說

◎黃俊誠

對鹿林內傳來ê呼聲 II

Kúí禮拜了後，語文班ê學生克利kā翰安東講，貝拉ê老父萊魯beh邀請翰安東同齊參加部落三工後ê iā-chéng賽戲，翰安東歡喜來赴。He是春天ê月光暝，Si-lá-iah新港社人ti竹林ê廣場聚集，ù-lúí營火，坐ti土跤。貝拉ê老父聽講翰安東來矣，趕緊倚起來，kā伊giú來身邊坐。貝拉ê老母坐ti萊魯ê邊仔。

「恁某腹肚痛ê情形有khah hó無？」翰安東問。

「Iáu-si恁白人宣教師khah知影beh按怎消除林間ê魔神仔，伊過兩工就好真濟。」萊魯kā伊ê keng-kah-thâu搭搭leh。「這kah魔神仔無關係，伊可能是食歹腹肚，我chah來ê藥仔，kan-ta ē-tàng治一寡仔基本ê胃疼，koh khah嚴重ê，我mā hô hoat-tō，tiòh送去城裡ê病院。」翰安東笑teh hái-thâu。

「對啦！我頂回thiaⁿ伊講恁族內ê人買馬車soah hông pián-khì，這可能是誤會。我ē-sái hô 恁一个建議，恁若kah白人作生利，ē-sái ti城內chhōe一間公證處，將買賣雙方攏同意ê寫落來，畫號，khng-ti公證處內底，按呢逐家攏有一个憑據。Ti阮ê國家，這就號作契約。」

「契約kám有效？官府攏恁ê人。」萊魯講。「有效。對方若想欲kā恁騙，恁théh契約hō我看，我替恁去官府爭取。」翰安東應。萊魯笑講：「少年仔，你tú來毋知。這小寡代。進前，阮kah麻豆社結冤仇，阮請恁東啥物公司來鬥跤手，恁bē-giàn，阮koh khi chhōe日本人來，恁公司kā日本人起ê柴頭厝燒掉，kā in趕走。」

「結冤仇sio-tak，本底就毋好，而且恁chhōe外人來

tàu-saⁿ-kāng，kám m̄-sī koh khah歹收煞？」翰安東回答。「M̄ koh用武力解決，一直是阮族查埔人做代誌ê款式！」萊魯講：「Mài講遮ê，食啦！」萊魯指擺ti地上ê食物。翰安東看著生鹿仔肉和siⁿ生ê鹿腸仔，無胃口。「來！食一喙ê鹿腸內ê百膏草，真正bē-bái。」萊魯ná食ná kā鼓勵。「多謝！我今暝袂iau。」翰安東真有禮貌kā liáp一寡仔飯和siⁿ好ê細尾魚仔來食。

萊魯théh一个té酒ê竹筒仔hō翰安東：「來！tam一下仔阮做ê米酒」。In lim幾筒了後，翰安東開始醉。這時有喙琴khah鼻蕭聲，穿五彩ê衫ê查埔仔kah查某囡仔開始tòe音樂跳舞，有人唱歌，逐家tah-chhiú。翰安東看tiòh貝拉mā ti跳舞ê人中間。這暗，翰安東享受iām-phàⁿ-phàⁿê營火kah優美ê男女合聲。

Beh走chìn-chèng，貝拉kā翰安東請安：「按怎？誠真久無khoàiⁿ，今暝敢好？」「足好！Ká-ná ti阮故鄉ê花園內，看tiòh逐種色綴ê chiù-lip-puh (Tulipa，鬱金香)。」「啥物是chiù-lip-puh？」「He是我ê故鄉上嬌ê花蕊。營火紅紅ê光照恁ê面，妳tō親像茄仔色ê chiù-lip-puh。」「另工hō我看chiù-lip-puh ê圖敢好？」「妳來上課，我會chhōe chiù-lip-puh ê圖hō妳。妳ê老父會同意hō妳轉來hòⁿ？」「伊攏請你來看賽戲矣，伊kiám毋肯？」

月光下，翰安東kah貝拉相辭，家已轉去宿舍。伊倒ti眠床，想故鄉春天ê chiù-lip-puh，有紅ê、黃ê、白ê、猶有茄仔色ê……。

有一工下課了後，翰安東théh一張彩色花蕊ê圖hō貝拉看。「遮敢是你所講ê chiù-lip-puh？」「我畫了無好，m̄ koh有一所在有chiù-lip-puh，Proventie城ê一間荷蘭餐廳，妳kiám想beh去khòaⁿ-mài？」「我m̄-bat入城，beh入去白人ê餐廳，我有淡薄仔驚。」「免驚，妳kah我做伙就無代誌。」

過幾工，翰安東kā尤牧師借馬車，載貝拉離開竹林仔，過橋入城。貝拉看tiòh一个完全無共款ê世界。街路nih有病院、酒店、逐種商業樓仔。路nih大部分攏白人，mā有一寡tī-chia做檣ê漢人kah原住民。看tiòh街路nih穿嬌衫、手giáh花仔傘ê白人查某，貝拉真欣羨。

貝拉kah翰安東入去餐廳，壁頂有掛一幅真大、有五花十色花蕊ê圖。「Che就是你所講ê chiù-lip-puh？真嬌！」貝拉講：「花後壁ê物件是啥？」「風車，阮利用風來sak-tōng chiahê柴頭架仔，用in產生ê動力來sak石磨麵粉、chìⁿ油、liáu柴。」「真gâu，恁會曉利用大自然ê氣力。阮chia逐年做風颱，恁mā ē-sái ti chia起一个。」In坐落來。

「妳m̄-bat食過牛肉。牛肉三分熟，就thang好食。阮有一種用小麥仔做ê酒，lim起來真讚。」「好！」貝拉真歡喜。牛肉phâng來ê時，翰安東教她用刀仔、chhiám-á。「牛肉小可仔用火烘過koh真正bē-bái！」In ná食ná開講，tng teh歡喜ê時，一个漢草大襟ê白人kiáⁿ來：「Chia kan-ta 白人ē-tàng入來！」「規定寫ti toeh？」翰安東無歡喜。Hit人伸手liáh貝拉ê手骨，beh kā giú出去。「Kā你ê手放開！」翰安東真受氣倚起來講。「你想beh按怎？」Hit人kā翰安東sak去lòng後壁ê桌仔，翰安東kút-tó ti土跤。有寡人開始圍過來，這時，有人hoah：「安祖，停！伊是宣教師。」這個beh動手ê人kā帽子khioh-khí-lái phah-phah leh，tiām-tiām-á越轉身離開。貝拉想beh kā伊chhah起來。「我無要緊，m̄免！」翰安東倚起來，講：「來去！」翰安東kā錢khng ti桌頂，kah貝拉saⁿ-kap行出去。餐廳ê經理走出來，kā錢退還翰安東，ak伊ê手講：「真歹勢！發生這款代。」貝拉聽人無teh話荷蘭，伊心肝畏畏問翰安東：「為怎樣有人ti後壁hoah，hit ê人就毋敢動手？」「Ti阮ê社會，對神職人員iáu有淡薄仔尊敬。」翰安東chhōa伊繼續séh幾間仔商店，買一寡仔歐洲ê日用品，坐馬車轉去。❖(待續)

那 teh 褪色 ê 【台灣俗語話】

◎李南衡

竹篙鬥菜刀

Tek-ko tàu chhài-to

福伯看tiòh我笑講：「Che明明是『竹篙鬥菜刀』(Tek-ko tàu chhài-to)。」我問講：「是啥人beh相拍？」福伯笑講：「Tiòh。永過咱台灣人足愛相拍，Hō-ló人kah客人相拚，漳州人kah泉州人相拚。佇一遍相拚中有一个天才發明『竹篙鬥菜刀』ê新武器，講：『竹篙長長，敵人拍咱bē-tiòh，竹篙尾縛一枝菜刀有殺傷力。』逐个聽了大笑：『竹篙長lóng-sòng，干單夯tō真歹轉倒，beh那有可能當作武器相創咧？』Chit項新武器自了無人用過，趣味ê是講兩項無干ê物件抑是代誌硬beh kā鬥做伙，『竹篙鬥菜刀』煞變作用來罵人ê一句台灣俗語話。」我問講：「你笑講：Che明明是『竹篙鬥菜刀』，是teh罵啥人？」

福伯應講：「舊年5月25 ê幾工前，藝人郭彥均佇面冊頂貼出kah醫護朋友ê對話，其中一句『看tiòh chiah濟囡仔tiòh按呢行去』，引起足濟細漢囡仔ê父母緊張、驚惶。伊那像teh講醫界一位朋友ê苦衷：

『某主任直直beh倒落ah』、『伊4月初五到chit陣攏無歇暈』、『逐工攏佇病房救人』、『囡仔愈來愈慘』、『足可怕ê日子』、『伊講伊做醫生以來上慘ê日子』、『看tiòh chiah濟囡仔tiòh按呢行去。』佇驚惶中mā引起真濟人ê質疑。」

「5月28，專門研究假訊息ê IORG研究室公布研究分析指出，5月25至26，至少有25个面冊粉專發布內容完全全款ê貼文，頭一句攏是『真濟囡仔行去ah！』其中有19個粉專貼文發布ê時間攏全款是15:31，貼文內容完全全款，而且貼文ê頭一个留言攏是kah內容農場beautygirl01.com ê文章相連結。」

「5月28，彰濱秀傳紀念病院胸腔外科主治醫師杜承哲佇面冊頂面，PO出1922提供ê圖片講：『4月初5至4月14，兒童中重症ê病人是0』。伊感心罵講：『佇疫情chiah呢嚴重，有人製造假截圖，有人大出手出錢散布謠言才是背後ê目ê。郭彥均先生，全台灣根本無一个你講ê某主任，你ê截圖mā m̄是kah朋友ê對話，你ê截圖是ùi叨位來ê？』5月28，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佇面冊頂面發文問講：『10个囡仔性命敢算少？幼chìⁿ ê生命teh失去，今仔日有2个5歲、6歲孩童行去，攏總已經有10个囡仔行去ah！』」

福伯真受氣講：「人罵郭彥均講4月初5進前有『真濟囡仔行去ah！』是造謠，因為4月初5至4月14，兒童中重症ê病人是『0』，mā無囡仔死去。朱立倫講5月28以前有10个囡仔行去ah，che m̄是竹篙鬥菜刀，無是啥？」❖



血 soān-chhiòh



◎魚肚小姐

歹人ê話，創kah我ê心直流血
身軀ê衫，開了一蕊閣一蕊
hoeh-sai-sai獨立ê花

青春啊！青春，你ná-ē恬恬毋講話！
我ê跤底，已經磨kah破皮
我ê目睷，早就強欲kheh

時間啊！時間
你敢是咧參我覷相揣！
提一條面巾
掩著一粒猶袂刻ê石頭
用我ê手
一沿一沿共掰開一巡一巡共做記號

準講一擺閣一擺，想欲放棄閣重來
準講一擺閣一擺，khàng kah流血流淌

請你相信，我猶原愛你
請你了解，我猶原堅持
因為我相信，你會是
彼粒，上嬌上美麗ê血 soān-chhiòh。❖

對鹿林內傳來ê呼聲

◎黃俊誠

III

有一暝，尤牧師行到宿舍 chhōe 翰安東：「安東，我ê會友買洪雅，明仔載 beh 為伊ê後生舉行葬式，聽講伊ê囡 hām 人決鬥 chōaⁿ 過身。我明仔載 tī 城 nih tiōh 開會，暗時恐驚仔袂赴轉來，你代替我去，好無？」
「好。」翰安東應。

隔工暗時，翰安東到買洪雅ê厝 nih，看 tiōh in kā 一个無頭刺號ê少年人ê屍體 khng-tī 一个用幼竹片做ê台仔頂面。伊有淡薄仔驚，總是 koh 必須定 tiōh。翰安東 chhōe in 厝內ê人吟詩、祈禱。In tī 屍體邊仔點火 kā 烘 ta。續落逐家 lim 酒，約略十个全社ê婦女 tī 喪式慢慢仔跳舞，哀傷。買洪雅目屎流目屎滴，講：「巴薩是一个好囡，in kā 伊 thài 死，koh kā 伊ê頭殼剝落來。Taⁿ kan-taⁿ 屍體轉來。」翰安東 kā 買洪雅安慰。

Tī 翰安東行對門路口準備 beh tng ê 時，一个少年人講：「前幾工仔，巴薩 kah 我 tī 溪邊射 tiōh 一隻梅花鹿仔。這隻鹿仔 tiōh 箭，m̄-koh 無隨死，巴薩一直 kā 逐。Siàng-sī 目加溜灣社ê道卡斯 mā 看 tiōh 這隻 tiōh 箭 leh 逃命ê鹿仔。伊隨 khui-keng koh 補一箭。鹿仔死。In 兩人為 tiōh beh 搶這隻鹿仔煞 sio-jiáng，koh 因為 in 早前 tòà-ti 公所ê時就不時有紛爭。對按呢，in 約束 tī 頂日仔公開決鬥。巴薩不幸戰死。道卡斯 kā 伊ê頭殼剝落來，掛 tī in 兜門口。」

激動ê長老大聲喝：「鹿仔是巴薩ê，巴薩按呢死是無公平，咱ài為伊報仇！少年人，攢家私，四工後 ñg 目加溜灣社宣戰！」

這時，有真濟留長頭髮ê少年人擲手大聲喝講 beh 加入。翰安東苦勸逐家 m̄-thang 激動，逐家猶原 m̄ 聽趁伊。翰安東趕緊去 chhōe 尤牧師參詳。In 兩人 lóng 感覺代誌大條，走去荷蘭行政長官 hia。

隔轉工，行政長官下令 kah 新港社 chham 目加溜灣社ê頭目會面，嚴嚴 kā in 警告：「我知影恁少年ê時陣攏誠勇，lah 過人頭，若無，恁 mā bē hông 選做族長。但是，現此時 chit ê 所在是我 teh 管理。我 tī leh，逐社中間ê sio-thài 攏袂當發生。恁轉去 kā 恁ê 少年人安搭好勢，若無，我ē kā 恁 liáh 起來關。」

自按呢，兩社 kiōng-beh 爆發ê戰爭就省起來。過無幾工，貝拉ê兄弟卡道 khi-phut-phut，伊 chhōa 兩個少年人去學堂 kah 翰安東理論。

「我知影是你去密告。巴薩 kap 我穿全領內褲大漢，你叫阮袂當報仇？」

這時，貝拉行到兄弟ê面頭前講：「為 tiōh 一隻鹿仔，兩社ê少年人相削，koh 準備 beh 死 koh khah 濟人，敢有值？巴薩 mā 是我ê朋友，伊佇決鬥ê時死去。咱 m̄ 甘。總是，這是公開、公平ê。」

聽 tiōh 小妹按呢講，卡道越頭就轉去。

幾個月後ê聖誕節這工，是馬太福音班結業ê日子。貝拉 kah 其他ê女學生 saⁿ-kap tī 禮拜堂唱「主ê祈禱文」 kap 「平安暝」。散會ê時，翰安東看 tiōh 頭殼頂有星ê chng-tháh ê 貝拉，對伊講：「平安暝！偌爾仔 súi。彼工，多謝你倚出來說服妳ê兄弟。」

「無啦，我應該感謝你，你若無想辦法，凡勢我ê阿兄已經死去。你 bat kā 我講：『Hō 人和平ê人，beh 稱作上帝ê子。』」貝拉應。

「妳真正是讀 bat 『八福』！」翰安東笑講。

1652年9月，漢人反抗荷蘭人對 in 所種ê甘蔗祛人頭稅，郭懷一起事，進軍赤崁。初7暗晡，貝拉協助翰安東修理因為風颳損害ê學堂，忽然有百外人 giâ 火把、chah 鐮刀來。翰安東叫貝拉轉去，家已走去宿舍，拍開眠床底ê柴枋，thèh 彼支長火銃出來，無 khng 火藥，就 chông 去外口。學校ê長工蘇希生 mā chông 出來，倚 tī 翰安東邊仔。蘇希生認出 chhōa 頭ê是工頭蔡旺財，喝：「阿財仔，恁來遮創啥？敢是 beh 來燒禮拜堂 kah 學校？遮是我 kah in 辛苦起做來ê。」

「哼！宣教師 hām 其他貪財ê紅毛仔 siang-khoán。In 俗俗仔收阮辛苦種作ê甘蔗，koh 拾重稅，用 koân-koân ê 價數 kā 阮ê 血汗賣 hō 日本人。In 講 beh 教蕃仔做人，是 beh 叫 in 聽趁紅毛仔官ê命令。」蔡旺財講。

翰安東聽無 in teh 講啥，但是看 in 行倚來，伊 mā kā 銃 tēⁿ hō ân。蔡旺財笑翰安東：「你 ke-ke ê-tàng 開一

銃 niá。Ti 你補添火藥 beh 開第二銃進前，阮已經 kā 你 piàⁿ-tó ah。」
「阿財仔！你 mài siuⁿ 超過，若官府 kā 你 kháp-tiōh，你 tiōh 去 chhōe in 算數，免對宣教師起跋動手。我 kah in 鬥陣誠久，in 是好人。」蘇希生講。

「阿生仔！懷一大仔已經 chhōa 人去攻城，chham 紅毛仔輸贏。你上好緊 soan，若無，阮 beh kā 你當作紅毛番來處理。」蔡旺財講。

「我 chiah boāi 目矙金看恁 kā 我起ê厝燒掉！」蘇希生 ná 應，ná 去 thèh 柴枋 beh hām 蔡旺財輸贏。

「兄弟仔動手！」蔡旺財下令。眾人 giáh 火把行進前。無疑悟，新港社人 mā giáh 火把 chông 出來，約略有四百人，內底有少年人 giáh chhiuⁿ、提弓，chhōa 頭ê長老是貝拉ê老父萊魯，貝拉就 khiá tī 伊邊仔。

蔡旺財看 tiōh in 人濟，就退轉去。萊魯問翰安東：「少年仔，有按怎無？」翰安東 tú-chiah 驚 kah beh 害，伊知影伊ê-thang 得救是因為貝拉叫 in 老父趕緊去 chhoân 人，就用手 kā 頭額ê清汗拭掉，向貝拉說謝。貝拉煞起愛笑：「這銃你敢會曉用？」
「我家已 m̄-bat 用過，m̄ koh 我 chhiang-chhiang 看人用。」
「另工仔咱相招去打獵。」
「好！」翰安東看見漢人ê火把已經離遠，心頭就輕鬆無 koh phit-phok chháiⁿ。

漢人雖罔濟，攻城ê時鐮刀是拚袂過火銃，而且荷蘭軍 koh 有原住民ê協助。短短十二工，荷蘭治台期間上大規模ê民變「郭懷一事件」就 hām 三、四千个漢人ê性命做伙化去。❖(待續)



◎鄭良光

Khêng-hoe

Chit-si-lâng chit-mê ê chheng-chhun
tòe goeh-kng bân-bân lian-khì
Góa iū-goân phah-piàⁿ chhin góa ê pún-hūn
Táⁿ-pân chò siōng súi ê bô-iūⁿ
Hiông tit-beh lâi ê jit-thâu
tián-hiân góa siōng kian-kiông bí-lê ê hêng-iáⁿ
Î-chhī chò chit lui khêng-hoe ê chun-giâm
Êng-iâu he oah tī oah-miā chin-lí ê Chin Siān Bí
Sī-kan nā kàu Chhông-chō góa ê Chō-bút-chú
ê chhōa góa tng-khì góa ê kin ê kin
In-ūi he sī góa oah-miā ê goân-thâu

瓊花

一世人一暝ê青春
tòe 月光慢慢焉去
我猶原拍拚盡我的本份
打扮做上水ê模樣
向得欲來ê日頭
展現我上堅強美麗ê形影
維持做一芯瓊花ê尊嚴
榮耀 he 活 tī 活命真理ê真善美
時間若到 創造我ê造物主
會 chhōa 我 轉去我ê根ê根
因為 he 是我活命ê源頭 ❖

Thák Tâi-gí gān-gí káng-chō ê kám-sióng

◎蘇聖詠

“Jī sī súi-sin pó, chit-jī tát chhian-kim”. Siók-gí sī kó-chá-lâng thoân-lól-lái ê tì-hūi, iōng té-té ê chit kù òe, tō ê-tàng kā kui ê kò-sū beh piáu-tát ê lōe-iōng í-kip beh kā lán kà-sī ê tō-lí pài-liát tī bân-thâu-chêng.

Chit-pún “Tâi-oân siók-gí káng-chō” ê pó-tián, chóng-kiōng ū siâu-kài 18 kù siók-gí. Tâi-khí-seng ké-soeh siók-gí ê ì-sù, chiap-sòa sī siók-gí iū-lái, bóe-chhiú lâi pí-lun hiân-sit siá-hōe ê chêng-hêng.

Thák chit pún pó-tián ê sí-chūn, tī bûn-pún lâi-té ū chhut-hiân chit kóa Hàn-jī ê thák-im bô kài chheng-chhó. In-ūi ū ê jī sī kú nā chióng thák-im. Múi chit chióng thák-im tái-piáu ê ì-sù bô kâng. Lán tō ài tui-chiàu chêng-khak thák-im kah èng-iōng, hiah ū chin siōng-sè ê soat-bêng, âu-páiⁿ khòⁿ tō chai-iaⁿ án-chóaⁿ thák, tui oát-thók chiaⁿ ū pang-chân. Hàn-jī ê sú-iōng, “sam-sek-lâng kóng ngó sek òe”, ū khó-lêng ē oan-ke-niū-chè. Lâu-su ū kóng tiōh chit ê koan-liām, eng-kai àn í-chá ê lāng iok-sok ê ūi chú. Chit ê kóng-hoat góa mā kám-kak ū lí-lō, nā sī lóng chiàu ka-tī ê siūⁿ-hoat, ū-iaⁿ ē thák kah chiok ngē-táu.

Lâu-su ê iōng-ì m̄ kan-na ñg-bāng lán khòⁿ ū lōe-iōng niá-tiáⁿ, koh ài ē-hiáu thák, chiaⁿ-sit nā chhin-sin thák-chhut-lái, chiah chai-iaⁿ tó-ūi ū khiàm-tiám. Góa kā pún-sin tú-tiōh ê keng-giām hun chò saⁿ lui:

1. Ū ê jī sī chin-chiáⁿ bē hiáng liām.
2. Ū ê jī sī liām ē chhut-lái, put-jī-kò bô khak-têng.
3. Ū ê jī ka-tī kám-kak bô bûn-tê, lûn-chin sī saⁿ kóng sī m̄-tiōh.

Chia ê chông-hóng lóng ài kā kì-liók, chiah bē hō kâng chit liáp chiòh-thâu chhòng poah-tó ñg kái, iū-kí sī tē 3 chióng ài tèk-piát chù-ì. Chiáp kóng chhui ē sùn, chiáp chò chhiú bē tūn. Sui-bóng chin-chêng bô siōng kòe lâu-su ê khò, m̄-koh thiaⁿ tiōh lâu-su o-ló ták ê ū chin-pō, mā sī put-lí-á lók-thiōng ê chit chân tái-chi. Bī-lái beh chiaⁿ-chòe tiong-oh ê Tâi-gí lâu-su, tui jī ê jin-bat kah thák bûn-chiuⁿ ê liú-liáh tō sī kī-pún ê tiâu-kiáⁿ.

Chin to-siá lâu-su chit pō chit pō tau khan-sêng, chhōa goán tui thâu kàu bóe, ké-soeh bûn-pún khah oh lí-kái ê só-chāi, chim-chiok thiaⁿ goán múi chit ê lāng ê liām-thák, mā put-sí thê-chhéⁿ chhò-ngō it-têng ài kái.❖